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七回 五英雄救駕興順店 四霸天大鬧廣慶園

《西江月》：萬事皆由天定，人生自有安排。善惡到頭有興衰，參透須當等耐。草木雖枯有本，遇春自有時來。一朝運轉赴瑤台，也得清閒自在。成龍手拿瓦刀至起亮面前，兜頭就打，起亮用線槍相迎。成龍罵道：「好個混帳東西，將我白大哥打死！我今日非把你打死，給我白大哥償命不可！」康熙聖主起先見起亮的槍響，衝自己放來，正在衝衝大怒，幸虧一槍未打著。見胡忠孝、李慶龍、薛應龍、龍恩、王河龍與胡賽花，被群賊圍在當中；只聽馬成龍自通名姓，甚是奮勇；無奈是店中賊多，忠孝等人少。見成龍將起亮打跑，竟奔群賊當中，將群賊打的紛紛倒退，死的甚多，地下東倒西橫。聖主見成龍這等威猛，心中甚是喜悅，說：「真乃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，真虎將也！」正贊美之際，直聽外面一陣喧嚷，有無數官兵來至興順店門首，九門嘎爾噠伊哩布伊提督來到。

提督不知聖上因何來至此處。因早晨遞折子並未降旨，下朝回家至交民巷宅內下轎，吃茶用飯已畢，方要看書，外面家人進來稟報說：「是有御馬圈王老爺有緊要機密事，前來見大人。」伊大人說：「請。」從外面進來王坤說：「大人，你還在這裡看書呢，聖上用早膳後更換便衣，傳咱家鞦韆一字墨蹇駝骨獸至東安門外，出前門去了。你還不快去保駕嗎？」伊大人一聞此言，慌忙站身吩咐鞦韆馬，說道：「多虧兄台來此，你我知己好友，我不能奉陪，我要前去追趕聖駕！」說罷，出外面上馬，帶從人。一出門就有地面堆兒兵喝道，書手、箭手相隨，出正陽門外。傳河陽汛的千總，帶官兵跟隨尋找聖駕。各處派人前去打探，並不見聖上的下落。至順治門大街，有人瞧見聖駕的黑驢，趕緊稟明大人，帶官兵至興順店。

提督下馬進店，見聖駕磕頭，稱「奴才來遲。」聖駕見提督至此，口傳旨意說：「伊哩布，將興順店一伙賊人交你衙門，審明回奏。胡忠孝、馬成龍等，俱皆交衙門訊問。將此女子帶回私宅，聽旨發落。」說完，吩咐：「帶我的駝骨獸！」大人過去拉驢，請聖駕上驢。聖主接絲鞭在手，說：「閒人不准跟隨我。」望南順菜市口大街，望東至前門大街。見各路牆上貼大黃報子，上寫「廣慶茶園今日准演，特請豫親王弟子班，准演《奪錦標》」。聖主心中暗怒：「朕哪知親王竟自登台演戲！我不知此戲園在哪裡？」

正怒之際，聽得頭前有人說道：「咱們哥倆去聽廣慶茶園子弟班去。」

聖主隨跟此二人，來至廣慶茶園門首，見裡面擺著彩場。方要下驢，見從裡面出來一個禿子，身穿藍綢褲褂，白襪，青緞子皂鞋，手拿芝麻雕的扇子。見聖駕一表非俗，甚是端嚴，說：「老爺子，你聽戲嗎？」聖主點點頭，下驢說：「將驢交給你吧。」那禿子說：「行了。」趕緊叫：「來人！將驢拉著溜溜去。」從裡面出來一個二十多歲的人。說：「四太爺，我去。」接過驢，望東溜去了。

那禿子說：「老爺子，跟我走。你是樓上聽？樓下聽？」聖主說：「樓上。」此人帶路，至正面樓。聖上落座，禿子拿了一個茶壺與茶碗放在桌上，說：「老爺子，你這裡坐著吧。」聖上說：「禿子，今日豫親王唱什麼戲？」禿子說：「你老人家說話可笑，王爺不唱戲，是他府裡排的弟子班，我朋友給我請的，唱的好著哪！昆弋亂彈，有一個好武生，才十五歲，今天《奪錦標》，是他唱。這弟子班數著他紅，王爺最喜歡他。」聖上說：「禿子，豫親王來不來？」禿子說：「老爺子，你怎麼管我叫禿子？人都有個名兒，樹都有個影兒。我叫鐵頭孫兆英，又叫孫四。」聖上說：「你是土匪，你有綽號了？」孫四說：「老爺子說的好哇，我可不是土匪，這前三門外頭有四個著名的土匪，是我替人家打架來的。這個廣慶茶園的東家是孤兒寡母，被這四個惡霸霸著，不給人家東家錢，我是氣忿不平，替東家來找四霸天。我這身上練過油錘貫頂，兩太陽砸磚。這四霸天與我打賭：開水澆頭，披刀貫頂。四霸天嚇走，我給東家照料這個買賣。今天有我拜兄給我請的子弟班開賀。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：九城官私兩面、五城十五坊、南北衙門、大宛兩縣、順天府都察院，常管閒事。此人住家在安定門裡國子監，姓馬，排行在末，名叫夢太。」

聖上說：「這些話倒不提，我且問你，這四霸天姓甚名誰？怎麼叫著四霸天呢？」孫四說：「南霸天姓宋，排行在四，前門外頭大小堂名、男女下處，很有幾爿桿，手下餘黨不少。營城司坊也有幾個朋友，吃過寶局，很真說得去。北霸天雖在前門外常住，乃是德勝門外的人，姓桂，名翔，號叫鳳甫，專在南北衙門走動官事，包攬詞訟。東霸天姓李，名榮，別號人稱花斑豹，在東九倉上，很算站得起來的人物。西霸天姓石，名俊德，別號人稱小諸葛，在戶部三庫的庫兵身後治事。這四個人，手下俱有餘黨，無所不為，無事不作。正是：閒將冷眼觀螃蟹，看他橫行到幾時？」

我聽說這四個人，約聚餘黨，今天要來找我打架。我這裡回頭也有朋友前來相助，巧遇你老人家，還許瞧的見熱鬧哪！」聖主口中說道：「難道地面巡城御史還不辦他們嗎？」孫四說：「咄！你老人家偌大年紀，還不通世路嗎？有官就有私，有水就有魚。他等俱有幾個朋友護庇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樓梯響，上來九門提督伊哩布，將興順店一千人犯，俱交手下當差人等送歸衙門，交司員嚴刑審問。自己換便衣，隨後追趕聖駕。有報事的人說：「聖上已在廣慶茶園聽戲。」遂來至樓上，見聖上已在那裡坐定，與一個禿子說話兒呢，趕緊磕頭，在旁邊一站，不敢落座。孫四一瞧，見伊大人一表非俗，說：「你來了，為什麼給這個老爺子磕頭？」大人擺手，說：「你不必多問！」此時樓下已有二百餘人，樓上尚未上座，只有聖上及伊大人二人在此。孫四又說：「你坐下呀，為何盡站著，也不怕腿疼？」大人說：「少管閒事！」正說之間，見達摩肅王來到，身穿便衣。自見聖駕騎驢過去，趕緊脫去官服，換好便衣，派人前去尋找聖駕，自己也望各處尋找。眼看天將正午，見有從人來報說：「奴才碰見一個趕驢的，是聖駕騎的那頭驢，奴才問他，是廣慶茶園有聽戲的叫他趕的，大概聖駕許在那裡。也何妨上那裡找找，萬一在那裡，也未可定。」王爺一想有理，遂說：「手下人，你們都回去吧，回頭我若找不著聖駕，我自僱一輛車也就回去了。」說罷，自己遂順大街來至廣慶茶園門首，邁步就望裡走。樓下找遍並不見有聖上，趕緊上樓，見伊哩布同聖駕在那裡，旁邊還站著一個禿子，在那裡說話。隨過去請安，也在旁邊一站。

方要說話，直聽下邊一陣大亂，口中直嚷道：「鐵頭孫四，你出來！我見見你有多大本事！」孫四慌忙下樓，見樓下池子內站住兩個人：一個人有二十多歲，身高在七尺上下，青須須的臉膛，兩道八字眉，一雙蛇眼，薄片嘴，微有幾個麻子；身穿土灰色布褲褂，足登青布抓地虎靴子，盤著辮子，挑眉立目，此人別號人稱耗子皮賈虎。身後後跟他站著又一個人，身穿紫花布汗褂，青縐綢底衣，足登三廂窄腰快靴；麵皮微黑，亦在二十有餘年歲，說：「孫四，你前者奪廣慶茶園，你也很算是英雄！我叫一塊土黃七。今天我們哥倆特來會會你，瞧你有多大能耐！」說著，轉身一抬腿，腳蹬板凳，坐在桌上。

這二人一樣大嚷大叫，鐵頭孫四叫：「來人！把他們兩人看上！」孫四說：「姓黃的，姓賈的，你這兩個小輩，膽子不小，今天四太爺讓你們瞧瞧我的能耐，回頭再說。」說罷，自己到櫃房穿上象皮渾吞，自己上得戲樓，站在台口說：「眾位親友，今天來著了，唱戲的子弟爺台未到，今有四霸天餘黨前來找我，我當場練練功夫，給諸位瞧瞧。回頭也叫那兩個小輩照著我這樣練，練的上來，我拜他為師。」即叫伙計將刀拿上來。

有一個小伙計拿著三把鋼刀，送在孫四面前。這刀都有一尺七八長，把上釘釘，背厚刃薄，光閃閃、冷森森的，甚是鋒利。孫四拿刀在手，說：「眾位，我這腦袋是肉的，將這刀刺在我這頭上，你們瞧瞧。」說罷，拿刀照自己一刺，刺了一溜勾，少時又復舊如初。一連刺了三刀，又換一把，照舊把三把刀用完。叫伙計拿開水壺一把，照腦袋澆。澆完了，樓下之人齊聲叫好。樓上聖駕與達摩肅王、伊哩布俱皆看見。

孫四練完，下樓來至櫃房，換好了衣裳，來在後面一瞧，耗子皮並一塊土亦盡皆不見，趕緊問看他的人說：「這兩個小子哪裡去了？」看他兩個的人用手一指，說：「桌底下蹲著呢！」這兩小子見孫四爺真有功夫，嚇的鑽在桌兒底下。黃七說：「耗子皮，

我說別來，你偏不服。今天你瞧這個厲害不厲害？」賈虎說：「那不能怨我。咱們兩人已經到此，回頭必叫孫四把咱們打一頓。我有一個主意，你依著我說，我管保平安無事。」正說之際，見孫四站在面前，耗子皮由桌子底下鑽出來，跪倒在地，笑吟吟說：

「四太爺，你老人家別生氣。我們兩個天膽也不敢來罵你老人家，這裡有個緣故：是安定門裡頭國子監瘦馬老太爺叫我們來的，試試你老人家有膽子沒有。」孫四說：「我不信，我的朋友萬不能支使你這兩個王八蛋前來擾我。我的朋友少時就來，問明白再放你們。要真是他叫你們來的，我就找他去算帳。」

正說之際，馬夢太同著一干朋友自外進來，說：「老哥，子弟們來了沒有？」孫四說：「沒有。」這兩個小子一瞧，說：「不好！」孫四一見，說：「老哥，你叫他們來找我？」馬夢太一瞧，說：「老四，你認識他們嗎？這兩個是南霸天宋四的餘黨，大概是四霸天叫他們來的。像這兩個小輩，打他還怕髒了手呢！你這兩個小輩回去，見四霸天就說，老太爺在此等候他，官私兩面由他挑！」說罷，照著賊人就是一腳，將賊人踢了一溜滾。這兩個賊人抱頭鼠竄，出了門首，竟自跑了。馬夢太說：「老四，你這就是胡鬧，我能夠與賊人合伙嗎？你我兄弟暫且聽戲，等候賊人前來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一干眾人方才落座，只聽外面有人喊嚷，直奔廣慶茶園而來。鐵頭孫四與瘦馬老太爺無名火起，說：「大概必是四霸天前來，你我弟兄到門首一看，便知分曉。」二人轉身往外就走。從外面進來一人，一把手將孫四抓住。正是：強中自有強中手，英雄背後出英雄。